

# 《字林》音注 研究

● 簡啓賢 著 ●

巴蜀書社

雲南師範大學學術著作  
出版基金資助項目

# 《字林》音注研究

簡啓賢 著



巴蜀書社  
中國 · 成都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《字林》音注研究/簡啓賢著. —成都:巴蜀書社,  
2003.1

ISBN 7-80659-421-3

I. 字... II. 簡... III. 字林-研究 IV. H16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85648 號

---

責任編輯:汪啓明

封面設計:李文金

**《字林》音注研究**

---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政編碼 610012)

總編室電話(028)86656816

發行科電話(028)86662019

新華書店經銷

西南冶金地質印刷廠印刷

---

開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張 12

字數 280 千

2003 年 1 月第一版

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1-1000 冊

---

ISBN 7-80659-421-3/H·44

定價:25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## 序

漢語語音史的研究，有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等韻書流傳下來，前代學者根據宋元時期的等韻圖，對它們進行分析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績：上個世紀各種唐寫本韻書殘卷的發現，將中古音的研究推進了一步，《切韻》音系的探討也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。關於上古語音的研究，清代學者作了大量的工作，也有可觀的成果，所謂“《詩經》音系”在韻部方面，爭議已經不大，聲類和調類有些意見還不夠統一，有許多工作還有待今後學者去努力。

至於從《詩經》音系到《切韻》音系之間的幾百年裏，它們的語音狀況如何？從《詩經》音系如何轉變為《切韻》音系？中間經過了哪些階段？由於資料不足，還研究得非常不夠。關於這段時期的語音資料，比較集中的當然是韻文的押韻和經師學者們給難字注音的切語。將韻文用韻材料收集起來編成韻譜，早在上個世紀初年于安瀾教授就曾經編寫過《漢魏六朝韻譜》，這本書有些不足的地方，于先生晚年對這書進行過修訂，比以前好用多了。此外羅常培和周祖謨兩教授曾經根據同樣的材料編撰了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，這部書不僅羅列材料，進行了科學的編排，而且有很多科學的概括，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。可惜這部書大陸祇出版了第一卷，其餘三卷由臺灣出版，見到的人不多。能夠見到的有周祖謨教授的幾種，蔣希文教授的《徐邈音切研究》，還有盤曉愚和范新干兩先生所作關於劉昌宗反切的學位論文。此外簡啟賢君在這方面也作了不少的工作。

1986年簡君啟賢考到川大中文系從我攻讀碩士學位，當時我指導的方向是漢語音韻學。那時已經指導過一批，是研究唐人的切語，這一批準備把範圍擴大一些，除了兩位學生仍舊作唐人的切語外，我讓啟賢選魏晉南北朝學者的切語來研究，他定了郭璞音。我當時的想法是唐人的切語可以窺見從陸法言《切韻》以來人們在用韻上的變化，而魏晉南北朝學人們的切語有助於觀察《切韻》音系的形成。後來由於工作的變動，我的這兩項工作都沒有作下去，成了一個“虎頭蛇尾”。但是啟賢對此卻一直照我的想法作了下來。

他畢業後分配到雲南教育學院，除了把碩士學位論文整理發表外，又研究了郭象和李軌兩人的讀音，文獻中這兩個人的讀音材料都很少，說明不了多少問題。隨後他決定選一個比較多的讀音材料來作，這就確定了作呂忱的《字林》音。

1996年讀到他發表在《語言研究》（增刊）上面的《呂忱〈字林〉的音注材料》，覺得他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已經找到了門路，可以照這個思路作下去。當時川大中文系正在籌辦《漢語史研究集刊》，他是川大出去的，自然要向他約稿。很快他就把已經完成的《〈字林〉音注聲類考》交來，發表在該刊的第一輯上面。

他多次來信告訴工作的進展，從來沒有叫過苦，總是滿懷信心地談自己的心得體會。不久前他電話告訴我：他將去國外講學一段時間，行前將書稿《〈字林〉音注研究》寄我，求我為他寫一篇序。書稿寄來了，二十七萬多字，將《字林》的音讀材料刪去重複，得七百四十五條，從聲、韻、調三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。將《字林》的聲母歸為三十七類，其特點是：

一，脣音有幫、滂、並、明四個，輕脣音還沒有從重脣音分化出來。

二，舌頭音有端、透、定、泥、來五個。

三，舌上音有知、徹、澄、娘四個，即舌上音已經從舌頭音分化出來。

四，齒頭音精、清、從、心、邪五母都已經存在。而以母和邪母讀音非常相近，所以把以母也歸在這一組。

五，正齒音莊組包括莊、初、崇、生四個，它們和齒頭音很少聯係。

六，正齒音章組有章、昌、船、書、禪、日六個，它們已經不是舌音了。

七，牙音有見、溪、群、疑四個。

八，喉音有影、曉、匣、云四個。前代匣母中有一部分字已經分離出來成為云母。而一部分以母字也進入到云母中來。但是還有一部分云母字仍然留在匣母中。

這個聲母系統和三百多年以後陸法言的《切韻》音系非常接近了。

至於韻母的歸類，作者把韻分為兩個層級，即韻部和韻母。每個韻部可以包括不止一個韻母。整個《字林》共有三十七個韻部，一百二十四個韻母。如果按照陰、陽、入三類進行分析，則《字林》有陰聲十二個韻部，四十三個韻母。《字林》中陽聲韻和入聲韻基本上可以搭配。它共有陽聲十二個韻部，三十九個韻母；入聲十三個韻部，四十二個韻母。書中“韻系總結”一節已經詳細地用表列出，可以參看。

作者認為《字林》也有四個聲調，書中注意到它們和《廣韻》的差異。

由於可資利用的材料不多，總共纔七百多條，使用繫聯的方法有一定的困難，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用《切韻》音系進行比較

和統計的方法就相應要多一些，加上作者深厚的音韻學功底，在分析的時候注意到與同時代同地域作家詩文押韻的對比，能夠把這有數的材料分析得更加細緻透闢，使人信服，是非常難得的。

《魏書·江式傳》載江式《上古今文字表》提到呂忱的弟弟呂靜的《韻集》時說這部書：“文字與兄便是魯衛，音讀楚夏，時有不同。”簡君據此認為呂氏兄弟的著作在注音上確實有所不同，但他們的方言應該是相同的。他還進一步指出，不能夠遵從《韻集》的分韻來考察《字林》的分韻，因為兩部書的性質並不一樣，一部是字書，另一部是韻書。《切韻》殘卷韻目下面的小注反映出《韻集》分韻有的時候比其他韻書粗疏，作者從而設想，它有可能是呂靜方音的反映，但也可能是呂靜分韻不夠細緻的反映，持論還是比較圓通。

作者對自己以前研究《字林》音有不當之處也作了說明。對以前發表討論《字林》聲類文章的不足作了糾正。他指出：“現在看來，當時的發表太匆忙，結論有一些錯誤。其一是將泥母和娘母合併，其二是把以母歸到了喉音。另外，方法上也有漏洞，在對唇音進行系統比較時，沒有考定《字林》特有的‘輕脣八韻’。這些錯誤有的與韻部的考察有關，這使我們體會到，一種音系的聲、韻、調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的，單獨考察某一方面難免失誤。”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讚揚。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啟賢近年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成熟。

啟賢這本專著寫得很有特色，確是深思熟慮之作，沒有人云亦云，值得向同好推薦。是為序。

趙振鐸序於川大之瀋陽

2002年8月14日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1)  |
| 第一章 引論·····          | (1)  |
| 1.1 關於《字林》音注的研究····· | (1)  |
| 1.2 呂忱及其《字林》·····    | (4)  |
| 1.3 《字林》音注的作者·····   | (8)  |
| 第二章 音注的收輯和取捨·····    | (21) |
| 2.1 音注的收輯和校對·····    | (21) |
| 2.2 《說郛·字林》證偽·····   | (27) |
| 2.3 音注的取捨·····       | (32) |
| 2.4 剔除的音注·····       | (42) |
| 2.5 有效音注·····        | (47) |
| 第三章 聲系·····          | (49) |
| 3.1 聲系研究方法·····      | (49) |
| 3.2 唇音·····          | (55) |
| 3.3 舌音·····          | (62) |
| 3.4 齒音(一)·····       | (70) |
| 3.5 齒音(二)·····       | (79) |
| 3.6 牙音·····          | (83)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3.7 喉音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88)         |
| 3.8 聲系總結·····          | (94)         |
| <b>第四章 韻系·陰聲韻·····</b> | <b>(97)</b>  |
| 4.1 韻系的研究方法·····       | (97)         |
| 4.2 之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08)        |
| 4.3 咍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13)        |
| 4.4 幽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18)        |
| 4.5 宵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26)        |
| 4.6 魚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35)        |
| 4.7 歌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4)        |
| 4.8 支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49)        |
| 4.9 脂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58)        |
| 4.10 皆部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65)        |
| 4.11 齊部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69)        |
| 4.12 祭部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76)        |
| 4.13 泰部·····           | (181)        |
| <b>第五章 韻系·陽聲韻·····</b> | <b>(187)</b> |
| 5.1 蒸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87)        |
| 5.2 冬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89)        |
| 5.3 東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93)        |
| 5.4 陽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197)        |
| 5.5 耕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00)        |
| 5.6 真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06)        |
| 5.7 魂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11)        |
| 5.8 元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13)        |
| 5.9 寒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20)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5.10 侵部·····     | (224) |
| 5.11 覃部·····     | (227) |
| 5.12 談部·····     | (229) |
| 第六章 韻系·入聲韻·····  | (236) |
| 6.1 職部·····      | (236) |
| 6.2 覺部·····      | (238) |
| 6.3 屋部·····      | (242) |
| 6.4 藥部·····      | (245) |
| 6.5 鐸部·····      | (250) |
| 6.6 錫部·····      | (254) |
| 6.7 質部·····      | (259) |
| 6.8 沒部·····      | (264) |
| 6.9 月部·····      | (265) |
| 6.10 曷部·····     | (269) |
| 6.11 緝部·····     | (270) |
| 6.12 合部·····     | (272) |
| 6.13 葉部·····     | (273) |
| 6.14 韻系總結·····   | (276) |
| 第七章 調系和切語用字····· | (288) |
| 7.1 《字林》調系·····  | (288) |
| 7.2 切語用字·····    | (293) |
| 音注索引·····        | (314) |
| 音注校勘·····        | (358) |
| 參考文獻·····        | (367)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      | (373) |

## 第一章 引論

### 1.1 關於《字林》音注的研究

《字林》是晉代語言學家呂忱編寫的一部《字典》，這部書已經在元代亡佚。但從南北朝至元代，《字林》被許多古籍引用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關《字林》的材料。本書的研究對象是這些材料中的音注部分。

由於漢末反切的發明，魏晉南北朝的語言學家們得到了很好的給漢字注音的方法，於是不管是隨文解經的注釋還是訓釋字詞的專書，都大量使用反切注音；並且，按照字音編排的韻書也在這個時候大量出現。這些音注材料有相當一部分保存到了今天，它們是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的珍貴材料。

隋代的《切韻》是一部劃時代的韻書，由於參與編寫者顏之推、蕭該等人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執筆者陸法言嚴謹的寫作態度，這部韻書一問世就得到了天下士人的認可，成了事實上的正音規範，唐宋兩代更成為官定韻書，以至於四百年後編寫的《廣韻》也仍然沒有根據當時語音的實際情況改動《切韻》的音系。也正因為如此，《切韻》以後人們的注音難以不受“正統”的影響，音注反映實際語音面貌的成分就要多多少少打一些折扣。而《切韻》

之前的作音人沒有嚴格的框框的束縛，他們的音注就能够比較準確地反映他們的地域和時代的語音面貌。雖然那個時代的作音人也難免不想注出“讀書音”，難免不想遏止自己的“土音”，但由於交流的阻礙，由於個人的聞見的限制，這種“努力”能够實現的程度不會很高。因此，一般說來，《切韻》之前的音注材料其價值要高於《切韻》之後的音注材料。《字林》音注正是屬於這樣的音注材料。

《切韻》的性質，即《切韻》音系到底是屬於代表某一地點方言的單一音系，還是屬於兼容了各地方音和古代舊音的綜合音系，幾十年來學者們爭論不休，至今沒有有定論。<sup>1</sup>這個問題的正確結論就存在於魏晉南北朝語音的研究之中，當我們把《切韻》之前各家的語音系統廓清之後，《切韻》的音系基礎自然就水落石出了。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家留下語音材料比較多的、地望清楚的、能够考察出其音系的，按時間順序排列分別是呂忱、郭璞、徐邈、顧野王、陸德明等五人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首音音注已經邵榮芬先生考察，顧野王《原本玉篇》音注已經周祖庠先生考察，徐邈音注已經蔣希文先生考察，郭璞音注和詩文韻譜已經我們初步考察，<sup>2</sup>本書考察呂忱《字林》音注。

我們所知道的研究《字林》音注的第一人是日本學者坂井健一先生，在他的《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》一書中，坂井健一先生研究了《經典釋文》中的全部經師音注，其中也包括《字林》音注。<sup>3</sup>由於我們手頭祇存有《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》的部分內容，因此不能在這裏列出坂井健一先生對《字林》音注研究的結論。坂井健一先生的材料範圍僅限於《經典釋文》，這對韻母系統的研究不利，因為韻母數量較多，材料的分佈就比較稀疏，可靠的結論難以得出。在研究方法方面，坂井健一先生用以比較的對象祇

有上古音和《切韻》音，缺少與魏晉通語和齊魯地區押韻材料的對比，這是因為對魏晉押韻材料的比較可靠的研究成果、即丁邦新先生的《魏晉音韻研究》是與《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》同年出版的，坂井健一先生在他的研究中還無法利用丁邦新先生的成果。因此，我們現在對《字林》音注的研究仍然很有必要。

陸志韋先生在他的《古反切是怎樣構造的》一文中對《字林》切語作過一番研究。<sup>4</sup>陸志韋先生採用逆向思維的方法，研究切上字的韻母和切下字的聲母。對於《字林》的反切，陸志韋先生有如下一些結論：

一，切上下字筆畫簡單。

二，切上字規避二、四等；-ŋ、-k多用，-n、-t少用，-m、-p幾乎不用；合口字極少用；不用效攝字，止攝字常用；規避去聲字。

三，切下字規避次清；多用喉牙音字；有一、二、四等避濁濁搭配、三等避清清搭配的趨勢。

四，《字林》反切的特點基本上與《王三》反切和徐邈反切相同。

我們也對《字林》切語用字作了考察，見本書 7.2 節。我們考察的內容與陸志韋先生不盡相同。

邵榮芬先生的《切韻研究》也零星地涉及到了《字林》音注，因為《切韻》中的幾個特殊的反切是來自《字林》的，即“𪛗”的“人兮反（日齊）”和“𪛗”的“成西反（禪齊）”，《字林》分別作“人兮反”和“上泥反（禪齊）”。<sup>5</sup>這兩個反切與《切韻》音系一般的聲韻拼合規律、即章組不與四等韻相拼矛盾，邵榮芬先生因此認為《切韻》齊韻有三等。<sup>6</sup>我們採用了邵榮芬先生的這個觀點，認為《字林》音系的齊韻正是如此。

## 1.2 呂忱及其《字林》

呂忱在史書中沒有傳記，但在某些古籍中有一些關於他的零星記載。如：

晉世，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《字林》六卷。尋其況趣，附託許慎《說文》，而按偶章句，隱別古籀奇惑之字，文得正隸，不差篆意也。忱弟靜，別放左校令李登《聲類》之法，作《韻集》五卷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各爲一篇，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，音讀楚夏，時有不同。（《魏書·江式傳》）

晉呂忱，字伯雍，博識文字，撰《字林》五篇，萬二千八百餘字。《字林》則《說文》之流，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。（唐·張懷瓘《書斷》）

《字林》七卷，晉弦令呂忱撰。（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）

晉東萊縣令呂忱，繼作《字林》五卷，以補叔重所厭疑者，於叔重部敘初無移徙。（宋·李燾《說文解字五音韻譜·序》）<sup>7</sup>

從這些零星記載中我們知道，呂忱字伯雍，是任城人。晉代的任城國治所在今山東濟寧之南。呂忱生活的時代跨魏（公元220~265年）晉（公元265~420年）兩個朝代，因為晉武帝司馬炎封其從弟司馬望爲義陽王的時間是泰始元年（公元265年），即司馬炎受禪之時。但呂忱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西晉，因為後人都認爲他是晉人。義陽在今河南新野，義陽王泰始七年（公元271年）就去世了，因此呂忱雖然在家鄉以外的義陽居留過，但居留的時間不長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的“弦”應作“幟”，幟縣以出產幟布而得名，在今山東黃縣西南。晉代祇有東萊國，沒有東萊

縣，<sup>8</sup>幘縣在東萊國轄內，所以李燾說的“東萊縣”很可能就是幘縣。呂忱作過幘縣令，這表明呂忱在家鄉一帶生活的時間比較多。

《字林》是繼《說文解字》之後的一部重要字典，任大椿說它“實承《說文》之緒，開《玉篇》之先。《字林》不傳，則自許氏以後，顧氏以前，六書之脈中闕弗續。”<sup>9</sup>在唐代，它尤其受到重視，與《說文》一道被立為“書學”的研究對象：

後有呂忱，又集《說文》之所漏略，著《字林》五篇以補之。今制，國子監置書學博士，立《說文》、《石經》、《字林》之學……《說文》體包古今，先得六書之要，有不備者，求之《字林》。（唐·張參《五經文字·序例》）

《字林》的重要性也顯示在歷代典籍對它的引用方面，僅本書收輯的《字林》音注，就出自38種典籍。由於戰亂，從南宋開始《字林》逐漸散佚。但在南宋以前，人們解釋字詞少有不引用《字林》的，即使是對於那些明顯是《字林》繼承自《說文》的解說，人們也常常祇引用《字林》，不引用《說文》。《字林》被引用的頻度僅次於《說文》。

至於《字林》的體例，上述古人的評價已經告訴了我們一些情況，還有：

晉有呂忱，更按群典，搜求異字，復撰《字林》七卷，亦五百四十部，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，諸部皆依《說文》，

《說文》所無者，是忱所益。（唐·封演《封氏聞見記》卷2）

我們由這些評價了解到，《字林》仿照《說文》，體例與《說文》相同，部首也是五百四十個，字頭用小篆、籀文，說解則用隸書。《說文》收字九千三百多個，《字林》收字比《說文》多了三千多，彌補了《說文》的漏略，其中有不少僻字、難字。

下面我們來看看古籍中引用的《字林》例子，這些例子有一

些釋義與《說文》完全相同，如：

撓擾：《字林》火刀反，撓，擾也。（《玄應音義》卷16）  
（《說文·手部》：撓：擾也。）

顥：《字林》曰：顥，白貌也，音昊。（《漢書卷100音義》）  
（《說文·頁部》：顥：白貌。）

搯：《字林》搯持也，几足反。（《晉書卷36音義》）（《說文·手部》：搯：戟持也。）

𦣻：《字林》曰：持垢也，杜木切。（《文選卷59注》）（《說文·黑部》：𦣻：握持垢也。）

璫：《字林》禱旱玉為璫，又音龍。（《漢書卷87校本》）（《說文·玉部》：璫：禱旱玉，龍文。）

濬：《字林》曰：水濬瀢也，大朗反。（《文選卷2注》）  
（《說文·水部》：濬：水濬瀢也。）

涸：《字林》曰：涸，竭也，下各反。（《史記卷28索隱》）（《說文·水部》：涸：竭也。）

𦍋：《字林》曰：𦍋，矛屬，叉白反也。（《玉燭寶典》卷3）  
（《說文·矛部》：𦍋：矛屬。）

𠂔：……《字林》匹狄反，破也。（《慧琳音義》卷59）  
（《說文·刀部》：𠂔：破也。）

𤝵：……《字林》下旦反，云：胡地野狗。（《爾雅·釋獸  
釋文》）（《說文·豸部》：𤝵：胡地野狗。）

以上各種典籍引用的《字林》例我們都舉了一個。還有些《字林》例子的釋義與《說文》不全同，祇是相近，如：

蹲踞：《字林》記恕反，謂乘足實坐也，蹲謂虛坐也。（《玄應音義》卷6）（《說文·足部》：踞：蹲也。）

𧈧：《字林》曰：𧈧，大蚊也，音萌。（《玉燭寶典》卷7）（《說

文·虫部》：𧈧：齧人飛蟲。）

《字林》云：徑，小道也，音古定反。（《史記卷8索隱》）

（《說文·彳部》：徑：步道也。）

惛……《字林》又音呼困反，昧也。（《希麟音義》卷3）

（《說文·心部》：惛：不憶也。）

枅……《字林》音肩，云：柱上方木也。（《爾雅·釋宮

釋文》）（《說文·木部》：枅：屋櫨也。）

還有一些《字林》收的字在今本《說文》中找不到，它們應該就是《說文》的“漏略”或《說文》以後才出現的字。如：

𧈧：《字林》力于反，𧈧𧈧也。（《玄應音義》卷14）（《說文》無𧈧字。）

沫……《字林》作昧，亡大反，云斗杓後星。（《周易·豐釋文》）（《說文》無昧字。）

叢：《字林》曰：聚貌也，音在外切。（《文選卷10注》）（《說文》無叢字。）

𧈧：《字林》起也，所六反。（《晉書卷3音義》）（《說文》無𧈧字。）

饑女：《字林》曰：饑女也，音乃管反。（《北戶錄》卷2）（《說文》無饑字。）

《字林》：艦，屋船也，音檻。（《晉書卷37音義》）（《說文》無艦字。）

以上例子雖然是《字林》特有的，但釋義的方式還是同《說文》一樣。

《字林》體例與《說文》最大的不同是有音注，這些音注是否就是呂忱所作，學者們對此還有爭議。我們根據各方面的分析，認為《字林》音注是呂忱所作的可能性很大，對這個問題我們下